



「學生作家培育計劃」2025/26 學年

學生作家徵文比賽

高中組三等獎

賽馬會體藝中學 四年級 林佩佩

見賢思齊焉，見不賢而內自省也

那方硯台擱在書桌已有三年，墨跡早已乾涸，邊角卻被歲月磨得溫潤如玉。每當指尖觸及那道細如髮絲的裂痕，我便想起那個雨夜，想起祖父顫顫巍巍的手，和他留給我的最後一句話：「這硯台裏頭，有你看不見的東西。」

剛升上高中的我，正是自命不凡的年紀。祖父是老派的文人，每日晨起磨墨，筆不離手。在我眼裏，我只覺得迂腐：這年頭誰還寫毛筆字？在學校，與同學們談論的是最新電子產品、週末去哪間咖啡店。祖父的世界，與我的世界，卻隔著一道看不見的鴻溝。

某年的秋葉落下，祖父病倒了。病房裏充斥著刺鼻的藥水味，他卻仍握著筆顫顫地寫字。我終於忍不住開口：「爺爺，現在什麼都能用電腦打出來，您何必這麼辛苦？」祖父抬起頭，目光沒有怒意，只有一種我當時不懂的悲涼。

直到那個雨夜，祖父把我叫到床邊。窗外雨聲淅瀝，他將硯台遞給我。「這硯台跟了我六十年」他說，「當年你曾祖留給我的時候，我也跟你一樣，覺得這東西沒用。」他頓了頓，「可後來我才明白，磨墨磨的不是墨，是心。」

他讓我把硯台翻過來，底部刻著兩個小字——「守拙」。我從未留意過這兩個字。「你覺得我固執，對不對？」他微笑著問。我沒有否認。

「可你知道嗎？你們年輕人追求的那些新鮮東西，過三年就淘汰了。我寫的這些舊東西，流傳了三千年。」他指了指硯台上的裂痕，「當年兵荒馬亂，家裡遭了難，他為了護住這方硯台，抱著它從二樓跳下來，摔斷了腿，硯台也磕出了這道縫。」我愣住了。那方我嫌棄的「破硯台」，竟背負著這樣的故事。

「見賢思齊焉。」祖父的聲音越來越輕，「你看那古人，字寫得好不是因為筆好紙好，是因為心正。見不賢而內自省，你今天嫌我迂腐，可你那些同學，不是比名牌，便是比手機，可當你跟著比的時候，有沒有想過自己也在變成自己討厭的樣子？」

那夜之後一週，祖父走了，把硯台留給了我。

三年過去，硯台始終放在書桌。直到上個月，我才第一次嘗試磨墨。大學放榜時，同學們在群組裏比較誰上了哪間學校、誰的科系更有「錢途」。但熱鬧過後我只覺空虛，不知自己為何選擇這條路。我走回房間，拿起硯台，注水，磨墨。墨條在硯面上畫圈，起初生澀，漸漸順暢。空氣中瀰漫開沉靜、古樸的氣味，那味道像祖父書房裏午後的陽光。磨了約十分鐘，墨成便拿起毛筆，卻發現自己一個字都寫不出來。不是不會寫，是不知道該寫什麼。就在那個瞬間，我忽然懂了祖父說的「看不見的東西」。不是這方硯台值多少錢，而是當我願意花時間靜靜磨墨，當我終於想起祖父那雙顫抖的手，我看見了自己的膚淺。

見賢思齊。我曾以為「賢」是那些成績比我好的人。可祖父讓我看見，真正的賢，是曾祖抱著硯台從二樓跳下時護住的那份骨氣，是祖父病危時仍筆耕不輟的那份堅守。我追著同齡人的標準跑了六年，卻從未問過：我追的這些人，真的值得我「思齊」嗎？

見不賢而內自省。我曾嫌祖父「不賢」。可真正該反省的，是我。當我跟著同學嘲笑努力讀書的人時，當我為了合群而一起貶低某個老師時，那些膚淺、盲從，才是我真正該自省的「不賢」。

那方硯台教會我的，不是書法，不是古文。它教會我的只是最簡單卻最難做到的道理：人要有自己的標準。祖父一生清貧，可他每天醒來知道自己為什麼寫字，每天睡去知道自己對得起誰。而我們這一代，什麼都有，唯獨沒有這個。

墨是黑的，硯是黑的，可在那個磨墨的深夜裏，我看見了一條路。那條路不通往任何名校，它通往一個問題：「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人？」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，但我知道，從今往後，我不會再用別人的答案來回答它。

如今硯台仍在書桌上，裂痕如舊。有人問我為何留著這方「破舊硯」，我只笑不語，有些看不見的東西，比眼前的更真實。就像祖父說的：「這硯台裏頭，有你看不見的東西。」我看見了，雖晚了三年，但終究看見了。

評語：以祖父留下的硯台為引，對比現代浮躁與古人的「守拙」，寓意深遠且情感動人。